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美] 墨磊宁 (Thomas S. Mullaney) 著
译者: 张朋亮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1月
ISBN: 9787559853547

文字、技术和霸权

林顿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墨磊宁 (Thomas S. Mullaney) 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里，墨磊宁追溯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文打字机发明、衍化的一段历史，揭示了技术语言学背后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以及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与这种冲突所引发的关于现代性的思考。

墨磊宁没有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语言帝国主义”。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并不涉及某种特定语言的支配性或霸权地位，不同于通常在现代的某些殖民地语言政策中看到的情况，即把一种支配性语言强加给一个从属性群体。墨磊宁认为，相比帝国主义语言的霸权体系，更重要的二元对立表现在：一边是形式多样、为数众多的虚义文字；一边是形单影只，却覆盖了广袤地域、跨越漫长历史的实义文字——中文。

以欧美为中心的语言霸权体系曾经试图将西方和非西方的各种文字统统纳入其权力结构，而中文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游离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西方以漫画等嘲讽手段表现“嗒记”这种想象中的、集结了成千上万个按键的、巨大的中文打字机在技术上的荒谬感，暗示着中文只有字母化才能被纳入全球化的语言信息秩序，包括鲁

迅、陈独秀在内的一批民国学人当初就出于这种设想而激进地要求汉字字母化，西方学者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则批评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

这是一场对汉字冷酷无情的、全方位的围剿，这是从技术语言层面排斥中文的行为。若想打破这种包围，只做政治文化的思考和呼吁，是远远不够的。技术，必须依靠技术，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所以，《中文打字机》的核心是一段技术文明的历史，突破“雷明顿”体系的包围，批判性地重新解读中文书写本身的要素，创建真正符合汉字解构、搜索和检索的信息处理系统，用事实证明：技术从来不是壁垒，制造壁垒的从来都是人。

这部作品讲述了百年来各种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过程，包括常用字检索、字体设计、部首顺序、活字印刷等相关技术。法国汉学家包铁的“拼音活字”汉字拆解法；汉学家李格昂编写的214部首表；中国留美学生周厚坤和他基于3000个常用汉字而设计的中文打字机；祁暄和他的拼合式打字机，其特点是用尽可能少的元素来呈现构型多样的中国文字，还有舒震东、俞斌祺等人的发明……中文打字机被证明是现实可行的，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了中文打字部门来研发这

项技术并投入实际使用，“女打字员”成为新兴的一项职业。中文打字机的研发与市场开发，也一直夹杂着雷明顿打字机、日文打字机等较量的较量，帝国霸权仍是题中之义。

林语堂与明快中文打字机，尤其值得一提。林语堂为了这项发明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欠下巨债。很可惜，明快打字机没有获得投入商业量产的机会，但它确实是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标志着“输入”的诞生，而“输入”的核心意义指向未来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语言环境。

明快打字机的重大意义，可能连林语堂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在钱锺桥撰写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里，林语堂是这么说的：“我期望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能够为中国办公商务的现代化扮演重要角色，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工业时代。”至少，这一点，在本书的后半部分逐渐得到了实现。

这部作品是技术文明史，但是，作者时刻提醒读者，所有的技术支撑都建立于文化理念之上。关于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书写，墨磊宁的计划是两部作品，另外一部将“通往中文计算机历史与输入时代”，讲述20世纪下半叶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中文在技术语言方面的突破，令人期待。



无尽绿

宋乐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无尽绿》

宋乐天 著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年11月
ISBN: 9787301263358

能不忆故乡？

陈裕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读着白居易的这首《忆江南》不免对江南之地，心生向往。而当看完宋乐天所作的《无尽绿》这本书，江南的诱人之处更加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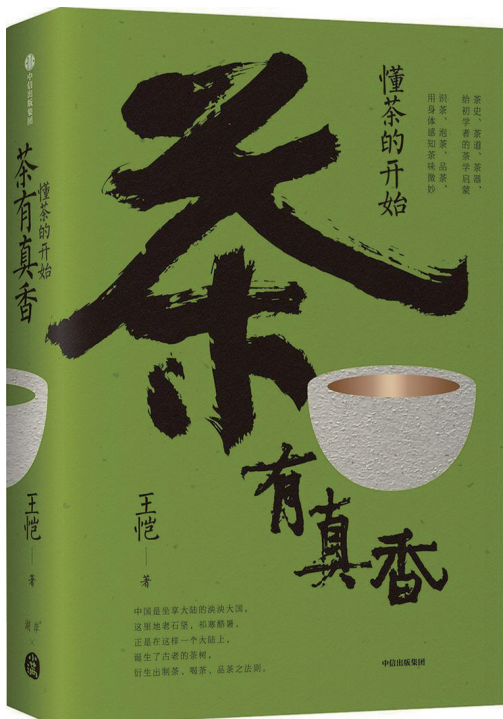
宋乐天的《无尽绿》是一本充盈着江南韵味的散文集，文中风物并举，一草一木透着杭州生活的烟火气息，字里行间满是对故乡浓浓的依恋。虽然全书以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涉及回忆、考证、风俗与工艺，但并非是植物的单纯介绍，而是把物与人结合，朴素自然的意蕴在清新的文字里绵延，渲染着自由、乐观的情怀。

全书收录了作者近十年记录江南风土的文章和摄影作品。有回忆类，比如《蚕桑故事》；有考证类，如《木莲豆腐》；有风俗记录，如《端午》；还有工艺描述，如《趣味主义》。有人说这本散文集是在大片的色彩和风景之下，都凝结着“物”的气质。比如书中描写乡土、节气、博物考证、工艺风俗、劳作生息等章节，都把植物凭借自然属性和人的日常融合在一起，把“物用”提炼为情感和成长记忆。其实，物为人所用，人以物为美，都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人们通过生活里的经验与自然联结、亲近，这种亲和简单而稳固，不随时间的改变而迁移。就如作者在书中写道：“喜欢亲近花草树木，对于乡村出身的人来说，也算是自然而然的事吧。”

作者宋乐天痴迷于对物与自然的感受，让自己精细体味着自然的动静变化。她感知着外界的气候与时节序列，于冷热交替之中，于花开草长之中，品味着这些色彩与气息的诸多变化。虽然宋乐天多年专注于江南风土的观察和记录，但她毕竟不是一个研究植物的专业人士，也不会用专有名词来解释植物的分类，她只是用自己的方式通感着身边的景物、记录着生活，同时，怀着乐趣和喜悦用文字和图片分享出来。

宋乐天对于家乡风土的认知自带亲切感，生活中的个人经历也是一种珍贵的乡情体验。本书从作者的观察记忆和实操经验出发，叙述时细腻而温情。书中有关江浙局部风物，从清明果到植物染，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亲口所尝乃至亲手所做。围绕每一项主题，作者都是以自身的经历和翻阅查阅的材料来保持着对故乡的热爱。这种热爱一直贯穿于作者的生命里，书中收录文章近十年之久，这十年只是作者内心对故乡依恋的一个缩影，她把故土的风物置于生活的每一寸光阴，愈发玩味出生活的本真。这样一部从内而外散发出求真气息的散文集，文笔虽平实朴素，却令人洞见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厚重。

江南又绿，故土生烟，看宋乐天的《无尽绿》，令我心中荡漾着回忆的温情。这温情有来自于对书中所叙述的江南风物的欣赏，也有对生于乡村的感同身受。回想多年前的乡村生活，与《无尽绿》中的描述有着类似的经历，让我对故乡的怀念又增添了几分。



且将新书试新茶

刘小兵

《茶有真香》是美食作家、资深媒体人王恺历经十余年，遍访各大茶产地、茶人后，写下的一本有关茶的著述。他讲述着制茶、喝茶、品茶之法，畅聊着自唐至今以来的饮茶、品茶史，详细介绍了茶树种植、茶叶制作的过程，传授了一些识茶、鉴茶、泡茶、品茶的技巧，并从茶文化的角度，分享了一些有关茶器、茶席、茶会等方面的知识。

有别于市面上众多诠释茶道的书籍，该书在讲述茶史、分享茶经、解析茶道的同时，还以细腻传神的文字，细致地描绘了畅饮各种茶汤时的内心感受。这种丰富的品茶体验，既有味觉方面的，也有嗅觉层面的，甚至还写到了视觉上的些许惊羡和愉悦。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心灵感触，再辅以文字上的精雕细琢，遂将茶的魅力一五一十地解构出来，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身体感官真正被打开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开始走进茶世界的时刻。”

其实，茶史也好，茶经也好，乃至茶道也罢，在其产生、广播、传承的过程中，它们之间都是相互借鉴和彼此影响的。有鉴于此，作者在解析中国茶艺的同时，就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宏观视角，写到了韩国的茶艺、日本的茶道，顺带还提到了荷兰茶具制作。有意思的是，日本的陶瓷茶具

深受荷兰茶具制作的影响，而追根溯源，荷兰在茶具制作上所秉承的陶瓷工艺，却来源于中国清代陶瓷技法上的灵感。而多年之后，中国又在学习和借鉴日本茶具制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会贯通，影响了茶艺、茶道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从而，也使茶文化成为滋养全世界人民的“心灵饮品”。

十余年间，作者游历各地，探访了许多茶叶产地，寻访了一些茶道中人，也慕名走进了一些著名的茶室、茶房，体味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饮茶、用茶上的独特鉴茶之道。作者以福建的武夷茶为例，从它的做工、天气、喝法、泡法说开去，探讨了中国茶产业复兴的问题，剖析了近年来在茶的种植、饮茶、品茶上的深刻变化，着重指出，中国茶最有别于其他茶的地方在于它的精神属性。王恺认为，国人在寻味茶香中，实则已经完成了由茶汤之慰到心灵之慰的精神嬗变。这种嬗变，将小小的茶叶与人类勾连在一起，也从一个侧面，赋予静寂无声的茶叶以灵动的生命。袅袅茶香中充盈着“天人合一”的深刻哲思，亦从一个侧面，生动映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馨一幕。这种嬗变，正是中国茶的真香之所在：纵然历经风雨，纵然饱受炙烤的考验，但丝毫不改其自然、质朴的品性。

作为一本茶的通识性读物，本书较好地解决了专业讲解与常识普及的问题。一方面，针对嗜茶、爱茶一族在喝茶品茶上的不同喜好，作者分门别类、依次介绍了广西的六堡茶、黄山太平猴魁、祁门红茶、武夷岩茶、云南古树普洱茶的茶性至味。这些久负盛名的品牌茶，之所以能在众多茶品中胜出，既是自然的造化，也是一代代茶匠们精心培植的结果。另一方面，作者又把叙事的视角对准普通的茶客，在书中倾力讲授了许多识茶、品茶、鉴茶等方面的茶知识。比如说，普洱的熟茶是怎么回事，它的发展过程到底难在哪里？武夷山的茶拿到外地去品，怎样才能如在当地一样，品得原汁原味、鲜香怡人？类似的设问，在书中比比皆是，作者均从“人”与“文化”的角度，对相关话题作了逐一解答，既全面揭示了中国茶的内在旨趣，又通过他细致的讲解，使品茶真正成为雅事，在细嚼慢饮中，不由让人心生向往。

自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写出《茶经》之后，茶文化就在华夏大地广为兴盛。历经千年的淘洗和淬炼，中华古老的茶艺、茶道，又在新时代勃发出盎然的生命力。本书深入探究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命题，以茶为媒，以茶喻世，书写了一部令人舌甘心动的新茶经。

把书读旧 把人读新

张西武

年少时，无书可读，偶尔弄到几本旧书总会爱不释手，一遍遍地读。我曾以为带着岁月沧桑的旧书才是读书人的最爱，直到如今有条件买新书了，才发现手捧一本新书，才是最美的享受。看着家中书柜里的新书日渐增多，我自豪地对儿子说：“这些书将是爸爸留给你的财富。”

在我的熏陶下，儿子也渐渐爱上了读书。一个周末，儿子从书架上抽下一本崭新的《诗经》，翻了几页，便来问我。这本《诗经》是我几个月前网购来的，新书一到，我迫不及待撕去塑封，捧书在手，轻轻翻阅，那精美的封面、丰盈的质感和美轮美奂的装帧，让人顿觉心旷神怡。我随意翻开几页浏览一番，便把书放在书架上了。后来，同等命运的新书也被一本本摆上了书架。

此时儿子翻着书，指着“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些句

子，问我什么意思。别说儿子读不懂，我也是一知半解，这让我不由得汗颜。

此后，我一有时间就打开《诗经》，参照注释细细品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上网搜索、查资料，并用笔标注在书页上。原来，《诗经》并不难，只要攻破生僻字词的壁垒，理解了古今词义对照，就很容易读懂了，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这不就是说“车前草繁茂鲜艳，采呀采起来”，多么浅显易懂啊！渐渐地，一个不同的《诗经》出现了，原来一尘不染的崭新的书页，被我画满了线条、写满了批注。而我对内容也有了更多的新发现，儿子再问我的时候，我可以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述《诗经》里的内容，呈现三千年前人们丰富的情感以及生活和劳动的场景。

原来把书读旧，才是真正的读书。后来，书架上的新书《论语》《道德经》《史记》等都逐渐变成了旧书，里面有了我读过、画

过、记过的痕迹。遇到一时读不懂的地方，也不需强求，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读再思考。正如苏轼所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我也这样告诉儿子，遇到读不懂的不用着急，等以后多读几次自然就能读懂了。去年，我买回一套《平凡的世界》，刚上五年级的儿子也跟着囫圇吞枣地读了一遍，众多的人物和陌生的时代背景把他给看晕了。后来，我也重读了一遍，把精彩的句子画出来，也写过批注，上学时虽然读过，但是现在重读就有了更多新的感触，一气写下3篇读后感。儿子也跟着读了一遍，说大概能理清了。前不久，儿子又读第三遍，通过我读过的痕迹、标注以及我的讲解，他轻松读懂了这本书，更理解了青春与奋斗、挫折与追求的意义。

买来新书不是为了摆设和炫耀，而是为了真正拥有这本书，哪怕书中只有一句

话能感动或影响我们，也算没有白读一回。把书读旧，不是不爱惜书，相反，我经常对儿子说：“爱读书的人一定是爱护书的，每次读书都要洗干净，不能把书页抹黑，而且要习惯用书签做记号而不是折页。”

把书读旧，才能把人读新。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它的前提是把书读进心里，才会让心灵披上美丽的衣裳，而不是用书来装扮我们庸俗无知的躯壳。读书也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开拓视野，更是为了与智者对话，认识真理、读懂人生，只有读透、读透了书，才能读出一个全新的人生来。

书架上的新书，正在一点点失去最初崭新的容颜，时光摩挲的痕迹和轻轻浅浅的勾画涂鸦，让书籍和读书人有了某种情感上的相通。所有的新书，都应该成为书架上的旧书。一本本由新变旧的书籍，饱含岁月的沧桑和前人的智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生命空间。